



# 我是党员，我先上

□ 李仙云

到世纪公园的东门时正好6:00,初夏的这个时候,天早已大亮。拆除了大门与围栏的公园与外部环境融为一体,敞亮自然、和谐亲切。碧空如洗,芳草萋萋,眼前的世纪公园万木葱茏、生机勃勃,蓝天之下健身步道惹眼的红色彰显着生命的活力。晨练的人们已是三五成群,林间曲径通幽、枝头鸟语花香、眼前微风徐来、耳畔乐声袅袅。此刻,无论是小跑、疾行、漫步,或是伸展伸展胳膊腿儿,打一套仙风道骨的太极、唱几句行云流水般的淮腔京韵、抑或听风不语、静观荷塘,都是一件惬意的事儿。

“拆墙透绿,24小时开放”是这次改造的主题。一个月的时间,工程不算大,意义却不小。一个“拆”字,值得回味,值得点赞。这个早晨,我也算是应景而来。

□ 魏锋

## 拆墙透绿 敞开心扉

世纪公园占地360亩,2002年建成开放,定位于新城中央的生态公园、绿色家园。在近年来相继建设的几座公园里,体量不算最大,却是当之无愧的大哥:建的最早,也是那时候不折不扣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2000年左右城南建设方兴未艾,作为城市客厅的世纪公园甫一亮相,便成了先期搬迁入驻的市、区两级政府重要的接待窗口。彼时世纪公园的“朋友圈”里,既有重要领导,也不乏海内外的客商嘉宾,更多的则是一直喜爱它的市民百姓。多次参与采访,我对那时公园的参观线路耳熟能详。从新都路南侧的大门进入公园,入口处的下沉广场现在已经是戏迷票友钟爱的盐渎大舞台。广场的一侧是主题为“丰瑞盐渎”的巨幅汉白玉浮雕景墙。自西向东的组组浮雕浓缩了盐都这个千年古邑的厚重历史、前世今生。清晨,当我再次驻足这熟悉的浮雕前,看见两端包括《结语》在内的部分墙体早已覆盖了密密匝匝的爬山虎的绿叶,原本冷冰冰的汉白玉平添了些许生机与活力,一下子生动了起来。

景墙背面,东西两侧分布着被誉为“宇宙魔方”的河图洛书图案,分别以圆木和石球按比例放大镶嵌于地面。这两幅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秘图案,据说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。经年累月,组成图案的圆木有的已经风化斑驳了,仿佛岁月写下的沧桑印记。

公园里与这河图洛书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,是几棵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树。最长长的两棵朴树已近两百岁,硕大如柱的虬根上,自下而上伸出几十枝状如青年手臂的枝干,枝干之上再有层层分叉,像极了个家族兴旺的族谱图。树冠上,层层叠叠的绿叶在地面洒下了一大片浓荫。

如果说朴树像美髯及胸的老者,那116岁的皂荚树则更像伟岸挺拔的帅小伙儿了。微风轻拂,苍翠欲滴的树叶婆娑摇曳,挂在枝叶间的一串串皂荚宛如特大号的豌豆荚,煞是诱人。站在古树下我颇有些感慨自然的神奇:这皂荚树是如何感知季节的变化轮回,应时而生,百年不误的呢?

尽管没有古树的厚重,但公园里唱主角的那些本地树种:银杏、香樟、水杉、垂柳等等,近20年的生长,也早已是连片成林,浓荫蔽日了。走进公园的早晨,你尽可以美美的深呼吸!

盐城是百河之城,世纪公园的元素,自然离不开一个水字,水让整个公园灵动了起来。文似看山不喜平,或许这也可以形容世纪公园的水。开阔处,南北两岸宽有近百米,最窄处,绿植灌木掩映其间,只闻水声淙淙,不见水从何处来。九曲回环,跌宕生姿。

而这个季节最吸引我的,是公园西南角的那一湾湖面,一隅荷塘。初夏的早晨,荷叶铺满了整个水面,粉红的荷花宛如少女娇羞的脸庞,或含苞、或绽放,也有心急开花更早的,骄傲的顶着鹅黄的莲蓬亭亭玉立。红嘴黑羽的野鸭想必是这荷塘的主人了,旁若无人的游弋在荷叶间,一会儿贴着水面扇动着翅膀,一会儿一个猛子扎进水底,在不远处又露出狡黠的小脑袋。朝阳,明晃晃的洒向水面,苍穹倒影,洁白的云朵在碧绿的荷叶间游走。“吧吧吧……”几尾红鲤轻盈地轻吻水面,转瞬又结伴而去。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……想起《江南》,那个不曾留名的才子写尽了鱼戏莲叶间的无限妙趣。

虽是初夏,早生的荷叶或已锈迹斑斑,或已枯萎老去。我想,静坐湖畔的人,既可以感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喜悦,也可以生出红藕香残的忧伤。风景一样,不一样的看风景的人。就如这一一直存在的围栏终于拆了,我想这拆掉的,不仅是可见的围栏,更是思想上的藩篱。

拆墙透绿,敞开心扉。拆掉的是围栏,拉近的是距离,温暖的是人心。

又是一年梅雨季,潇潇雨声不断地隔窗飘入耳际,一份难得的静谧闲适。我划拉着手机在网上“闲游”,朋友圈友人发的“红色家族史”,一下子将我的目光定格住了。红色家风的传承,几代人的民族担当与责任感,读来令人感慨。

友人的爷爷在我们当地,是赫赫有名的“老红军”。他曾跟随中国工农红军一起参加过艰苦卓绝的反“围剿”斗争,身上多处枪伤。可这位从枪林弹雨中挺过来的老党员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又毅然将自己的党员儿子送进了抗美援朝的大军中……

这个庚子鼠年的新春,当新冠病毒肆虐荆楚大地,友人身为护士长的妹妹又冲上“疫线”,果断地跟随医疗队去驰援湖北了。没有勇气当面与父母告别,到达目的地后,在繁忙的工作间隙,和父母视频通话时,患有严重神经衰弱的母亲泣不成声:“你可得好好的啊,你走后,我整夜失眠,妈可是再也经不起打击了,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”友人的妹妹不住地点头,泪如雨落,可她却果敢坚定地说:“妈,我是

一名党员,我得先上。”红色家风的传承,一句承诺一个使命,她丢下父母孩子,从春节一直坚守到樱花盛开……

近日,小区开始了垃圾分类,尽管大家都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地球,可垃圾分类实施起来,却面临种种实际困难。林姨是一个老党员,退休前是单位的工会主席,每天看到垃圾分类督导员在那里忙得焦头烂额,还总和一些年纪大的居民吵吵嚷嚷,她便主动“请缨”,做了社区垃圾分类的“大管家”。每次投放垃圾时,林姨耐心细致

地帮大家一一分拣,好几次看到她从年老和行动不便的残疾居民家里,拎出垃圾帮他们一一投放。有次我随口问:“林姨,你咋还服务到家了啊!”林姨边走边说:“任何政策的实施,都要考虑到困难群众的需求,我是党员,我先上,大家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,习惯养成了,工作就好开展了。”

近日持续的暴雨袭击,已使南方多地受灾。记者朋友告诉我,在暴雨倾盆的深夜,他去灾情最严重的偏远乡村采访,看到那里的党员干部齐心协力,划着皮划艇在电闪雷鸣、暴雨如注中救下一位位受困群众。他采访的一位老乡含泪道出了那句最朴实的话:“只有共产党,才会想到我们受苦的老百姓,感谢党和政府!”

我们是从小在红歌的陪伴中长大的,那种家国情怀早已融入血脉中。这一刻,看到那些灾民在滔滔洪水中被平安转移到安全地带,我深深被那种“我是党员,我先上”的精神震撼着。我由衷地在心里为他们敬了一个礼,并深情地道一声:“你们辛苦了!”



## 结对

□ 刘庆宝

“啪!”电灯亮了。她坐起身子,拢拢散乱着头发,扭过身子,摇摇他的肩膀:“喂,你醒醒。”他鼻子哼哼,翻个身,又打起呼噜来。她掀掉被子,给他一巴掌。“你干什么呀?”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,揉揉惺忪的眼睛,莫名其妙地望着她。她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:“喂,你今天耍鬼把戏?”“神经病!”他身子一滑,又钻进了被窝。七口塘八户争。他写好八个阄,打成纸捻子,放进大口瓶子里,让“竞争者”们按顺序用吃饭的筷子夹出一只阄来。前面六位如愿以偿,她是第7号,也从升子里夹出一只阄,放开后交给他,他两个手指着一捻,捻成了纸屑,随手抛下地,说:“空阄。”她嘴唇启动刚想说点什么,他忙用胳膊弯子捣捣她。8号的秀兰挤到灯光下,放开阄,白纸黑“V”。

“你不说明白别想睡得安稳。”她又掀开被子。秀兰与她年龄相仿,四十挂零,丹凤眼,细眉毛,面容秀丽,楚楚动人。当年,有人给他介绍,秀兰头一昂,眼皮都没抬,看不起他啊。后来,他入了党,当上了村支书。秀兰呢,大前年丈夫不幸病故,还拖下了一身债。上有年迈的公婆,下有在校读书的孩子,日子够苦的。她晓得秀兰不是那种人,他也没这份邪性,只是自己的疑心病重。他和秀兰结对帮扶,把鱼塘让给秀兰。她气鼓鼓地说:“喂,堂堂的村支书没本事帮人致富,好意思与老婆赌气呢。”“谁吃得消你……”

“你和秀兰结对帮扶我支持,若有半点不是,哼!”“我盘算好了。”他“嘿”地坐起来,狡黠地一笑,“咱把鱼塘让给秀兰,你就当义务技术员,把你的养殖经验指导指导她,再借十万八万块钱给她做本,怎么样?”他继续说:“秀兰不肯接受,我劝说了几次也没用,这个工作还要你去……”“我!?”他故意板起脸:“瞧,又吃醋了不是?”“咯咯咯,行。”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,说完也钻进了被窝。“啪!”电灯熄了。

## 忘不了那只「柳条箱」

□ 王洪武

老党员、安置干事宋广珠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,但他宿舍里那只放衣物的柳条箱,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,成为我廉洁自律的标尺。

宋广珠是1946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,过去曾担任过公社农具社主任。他清正廉洁,从不用公家的木材做家具。衣服没处放,他就在供销社买了一只柳条箱代用。有人劝他:“你是农具社一把手,让人给你打只把木箱不是一句话?”他摇摇头说:“木材是国家计划物资,万万动不得。我带头搞,其他人跟着搞,这样下去怎么得了!”他是这么说的,也是一直这么做的。后来他调到公社工作,这只柳条箱也随他搬了家。

老宋当上了公社安置干事,手上掌握着下放干部、知青专用木材的分配大权。有人说:“赶快搞点木材,有权不用,过期作废。”儿媳也埋怨他:“家里房子急需翻修,就差木材,你不好暗取,跟领导明说也无妨。”老宋听了,还是一句老话:“这动也动不得,眼下木材紧缺,我们党员干部应带头为国家分担责任,共渡难关。”他想方设法用水泥杆儿、杂树棍儿解决了家中建房的困难,硬是没有用公家一个木材。自己宿舍用来放衣服的还是那只柳条箱,直至1982年退休又带回家。

宋老的这个事迹我曾写稿登在地方党报上,所以印象更深。当然,这里并不是提倡人们都来用“柳条箱”,条件好了也不改善。而是为了说明老党员这种遵纪守法、清正廉洁精神实在弥足珍贵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、继承和发扬。

## 芦苇青青

□ 夏牧

像发现新大陆似的,猎取一个又一个绿色的生命,用手机不断地拍,拍青色的藤蔓,拍青中浮白的花,当然也少不了拍那青青的芦苇。

芦苇是河岸独特而又靓丽的风景。初夏的芦苇甩开残枯的羁绊,开始疯长。苇叶从下到上,大小渐次,由深及浅,层层披挂。阵风吹过苇丛,芦苇前呼后拥,苇叶沙沙作响,实为难得景观。

芦苇不仅是好看的风景,也是乡村人家包粽子的必备之物。西乡人叫苇叶为粽箬。苇叶修长好看,由宽及窄至尾梢。苇叶嫩青光滑,透着独特幽香。特别是焯过粽箬后的茶水,青碧澄澈,弥漫清香,温茶入口,沁心透肺,妙不可言。而粽箬包出的粽子,碧青透氤,焯熟蒸透后变成灰褐。那碧碧莹莹的青已渗透进白晶的糯米,幻化为粽子的清香。

几天前,我回老家看母亲,临出脚时,母亲还抓上几把扎好晒干的苇叶说,这粽箬好呢,又宽又长,能包大粽子。我接过母亲的粽箬,心生温情,遥远的记忆又浮上心头。

我想起老家东山头上那河湾,除了菱角就是芦苇。每到初夏,河湾芦苇便挨挨挤

挤,密不透风。河湾芦苇肥肥壮壮,叶子宽宽。芦苇丰茂时节,庄上人家便手持竹钩,拽住芦苇摸叶子。母亲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,总是摸一把又一把青碧碧的苇叶,娴熟地扎起来晾干,留足自己需要后,也会分送亲友或庄上人家,那份喜气洋洋让人兴奋不已。

从儿时记事起,端午之后,我们便吃到父亲种的糯米、母亲包裹的粽子,吃到离乡到了城里,母亲依然让人捎带上滑滑滴滴、清清香香的粽子给我们。今年的端午也是一样,老人家早就为我们备好了粽箬,年年如此,岁岁沿袭。我真希望母亲能一直这样沿袭着。

“蒹葭萋萋,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,在水之湄。溯洄从之,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坻。”午后的阳光早把晨露晒干,但扎根水边的芦苇依然散发水蕴的亮色,只是曾经采撷苇叶的情景已不见了。

风过河畔,阳光偏西,苇叶摇曳金色的光芒。我们踏着云隙下的辉光,走过水泥小桥,沿着竹林小道,向南方的草木游园走去。

